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Cultural Studies

陶东风 和磊 著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陶东风 和磊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研究 / 陶东风, 和磊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0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 陶东风主编)

ISBN 7-5633-6275-4

I. 文… II. ①陶…②和… III. 文化—研究方法
IV. G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5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1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完大部分的文化研究著作,也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为从“关键词”入手来介绍文化研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是整体的学术史,还是某个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体系,其精华常常凝聚在几个核心概念即关键词中。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就是一本通过对关键词的考辨来梳理西方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这样,一本通过关键词介绍西方文化研究方法的书,能够抓住文化研究的核心,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本套丛书的缘起之一。

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出版本丛书也是与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自身建设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文化现实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变化既给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并经过不断的补充与再阐释,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用以解析中国自身文化现象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就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理论与概念的梳理、识别和积累工作做得很不够,概念、术语的界定不清、使用混乱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一些文化研究工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缺乏必要的辨析,拿来就用,既忽略了这些概念产生的语境和它们特有的含义,也对它们的出现与“文化研究”之间的

复杂关系缺乏明察。概念与术语不统一、不准确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进一步传播、改造和应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繁多，前后更迭，相互影响，加之其方法、观念又往往超出文学学科之外，因此，有的概念在国外原本就异常复杂、混乱不清，而有的概念则是由于我们的译介口径不一所造成的。概念、术语是研究的基石，尤其是对具有强烈批判性和实践性品格的文化研究课题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因此，扫除这一障碍已是刻不容缓。下工夫清理和厘定西方文学理论中关键性概念应该成为对目前国内文化研究工作欠缺的一种弥补。

本丛书在理论的浩瀚大海中选取几十个重要术语与概念，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文辨析。每本介绍一个关键词，理清其学渊系谱及发展变化情况，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指出文化研究中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异及其与文化研究学科的互动关系，努力完善和推动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这一工作无疑将会对文化研究工作者及广大青年朋友起极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文化研究的初学者也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陶东风

2005年3月13日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 · · · ·

迅猛发展。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陆中国。至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成绩斐然，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

当然，“文化研究”与“对文化的研究”是有联系的。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种新出现的、特定的研究文化的方式。众所周知，人类学、历史学、文学、人文地理及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已经长时间把它们自己的学科关注带入对文化的研究之中。然而，以伯明翰学派的出现为标志的特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其兴趣与方法已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它虽然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为一个独特的学科，但它确实包含了一个具有潜在发展趋势，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旨趣与方法的研究领域。

这样，一方面文化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相对固定的主题和特征，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又是一个富于变化、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文化研究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我们这本书显然也不是在为文化研究下定义，而是试图较为全面地描述文化研究的面貌，以引起读者思考的兴趣，获得另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

陶东风 和磊

(二)何谓视觉文化? / 118
(三)凝视的政治 / 122
六、身体政治 / 127
(一)身体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 / 128
(二)身体的文化表征 / 142
(三)消费文化中的身体 / 150
(四)身体的结束? / 162
附录一:文化研究:源起与演进 / 164
附录二:文化研究关键词 / 166
后记 / 188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一般认为,在诸多的“文化”定义中,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提供的“文化”的意义。威廉斯追溯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对文化的现代用法的梳理。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

1. 作为艺术与艺术活动的文化

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这个意义上的“文化”被认为是由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作品与活动组成,它通常是用以描述“音乐、文学、绘画与雕刻、戏剧与电影”的词语^①。在这一意义上,文化被限定在“有教养的”(cultured)人们所从事的“高雅的(refined)”文学艺术和审美追求上。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含义深受英国19世纪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及20世纪文学—文化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中,阿诺德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伟大人物说过的最好的东西,文化是甜美的人性,是引人走向光明的力量。利维斯则把文化定位在优秀的文学传统上,并提出了著名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这个命题,认为文化永远是少数精英的创造,而文明则是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06页。

大众的；文化是精神性的，而文明则更多地是物质性的。

2.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以及《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等著作中,从理论上阐明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反对把文化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或把所谓的“高级文化”从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分离出来。《文化与社会》选择了1780—1950年间英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一些代表人物对于“文化”一词的使用,追溯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如何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威廉斯放弃了狭义的文化观念及与之相关的精英主义立场,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以高雅文艺为代表的高级文化,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样,威廉斯就在理论上建立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的研究模式以及“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这个经典性的命题^①,由此就把文化的含义从狭隘的“高级精神产品”引申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充分表明了早期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关注。而只有这样理解的文化,才可能包括大众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实践,为研究工人阶级的文化、大众文化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

^① 参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译本“后记”,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3. 作为过程与发展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最早含义是指庄稼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与农业有关。后来这个意义被转换延伸后用以描述对人的心智的培养与个体能力的发展。再后来它又被延伸到包含整个社会，培育(cultivation)本身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的及历史的过程。^①

以上三种“文化”概念有区别但也有联系。同样的一个对象，可以同时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加以谈论。比如，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可以被看作是一篇独特的文化作品(作为艺术与艺术活动的文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英国生活方式的产物(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还可以看作是表现了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作为过程与发展的文化)。再比如摇滚乐，既可以通过分析、考察它的演奏技巧，也可以根据它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青年文化的关系来分析。同时，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我们也可以通过寻找摇滚乐在其他音乐风格中的起源以及它对后来音乐形式的影响来分析它。

(二)什么是文化研究？

刚才我们介绍了“文化”的三种意义，与此相应的也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研究文化的角度。人文学者常常研究作为艺术或智力活动的文化，即第一种意义上的文化，

^①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02—106页。

文学、哲学、美学等研究属于这个意义上的对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考察的则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即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而从“发展”、“过程”意义上来研究文化，则属于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方法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这些学科常常通过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点来研究文化。

然而，我们所谈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文化的方法，既不是所有这些学科中的一种，但又几乎包括所有这些学科，这就牵涉到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而它的学科定位又是与它的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所以描述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其学科定位，是我们了解文化研究的前提。

1. 跨学科、反学科与后学科

理查德·约翰生（Richard Johnson）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三种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以及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很明显，这三种研究模式与我们上面所阐述的三种意义上的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这些研究模式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研究重心。第一种研究“努力控制或改造最有力的文化生产手段，或抛出借以实行反霸权策略的可选择性措施”；第二种研究“聚焦于文化产品的形式，通常关注各种可能的具有改革性的文化实践”；第三种则与再现政治有关，“维护从属的社会团体的生活方式，用隐含的智慧批判主导的公共形式……希望给通常私下的、被指责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的或被压制的文化带来霸权的或非全体性质的转机”^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显然是一种综合性的对文化的研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任何一门学院化的学科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文化研究在根本上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是围绕着对文化的共同兴趣，不同学科视点、方法的汇集和相互渗透：“没有固定的边界，没有堡垒围墙，理论和主题从不同学科中吸收进来，然后也许在一种被转换状态中又流回去，影响那里的思想。”^②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里成了一种“后学科”。在《论“文化研究”》一文中，詹姆逊首先讨论了文化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比如与历史学相比较，史学涉及的是档案研究，文化研究注意的却是群体/集体实践；文化研究虽然也“以文本为依据”，但其分析的是“唾手可得的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活生生的文化”，而档案研究则要在各种症候与片断的基础上进行重构。“新历史主义”无疑是文化研究的竞争对手，但文化研究集中探讨的是现在而非过去。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关系也非常密切，但前者是“依据文本”的研究，后者则是一个职业化的探讨；也有人认为主流社会学忽视理论方面，无法认识文化和再现在社会关系中的构成作用。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交叠之处甚多，但其技术方面又使之与文化研究有别，詹姆逊说这二者的分野犹如

① 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47页。

②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本），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43页。

肉与灵、文字与精神、机器与鬼神之间的区别一样。文化研究有时被看作文化人类学,不过文化研究者的抱负却是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而文化人类学只满足于做“观光游客”或旅行家。如此,文化研究与上述每一门学科(还可以再加)都有联系或交叉,却总是在与它们的区分中表现出自己的不同凡响。因此,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限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詹姆逊所言的文化研究的后学科性并不是简单的跨学科,它实际上还有一层“反学科”的激进性在里面,而这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动机之一。特纳曾指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于对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②由此我们说,文化研究既是跨学科的,也是反学科的,正是在这种跨学科与反学科的张力中,文化研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研究就成为了一种“后学科”。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研究看作是一种类似于“美国研究”这样的跨学科实践,否则文化研究只能成为学科体制的补充和完善,这显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00页。

② Graeme Turner, “‘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ustralian Film”, in Grossberg, Let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640.